

红色研学在大学生身份认同建构中的价值： 基于仪式性实践的分析

赵春红¹ 唐星^{2*}

(1.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2.南宁职业技术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 在“大思政”格局与高质量实践育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 红色研学已成为高校落实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载体。本文基于仪式性实践视角探讨了高校红色研学活动的仪式性特征及其在青年大学生身份认同建构中的价值。研究发现: 红色研学通过程式化的仪式结构与仪式象征把国家记忆转译为可触、可感的集体情感体验; 大学生在“情境嵌入—情感共振—榜样模仿—反思内化”的连续过程中, 达成对国家公民、民族成员与时代新人的生命自觉与多重身份确认。同时, 红色研学应以反身性设计保持仪式活力, 为大学生留下再叙事的可能, 推动红色研学从“制度化实践”走向“动态认同场域”。

[关键词] 红色研学; 仪式性; 象征性; 身份认同

DOI: <https://doi.org/10.63944/hfx01.erstp>

The Value of Red Study Tou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dentity: An Analysis Based on Ritual Practice

Chunhong Zhao¹, Xing Tang²

¹*Xinhua College of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China*

²*Nanni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University, Nanning, China*

Abstract: Driven by the dual forces of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amework and the demand for high-quality experiential education, red study tours have become a vital platform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implem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a new generation suited to the times. This paper, grounded in ritual practice, explores the ritualistic features of red study tours in universities and their value in shaping the identity of young college students. The study finds that red study tours translate national memory into tangible and perceivable collec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s through ritualized structures and ritual symbols. In the continuous process of “situational embedding – emotional resonance – role model imitation – reflective internalization,” students achieve a sense of life consciousness and multiple identity recognitions as national citizens, member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young people of the new era. At the same time, red study tours should incorporate reflexive design to sustain the vitality of the ritual, leaving space for students’ re-narration and enabling red study tours to evolve from an “institutionalized practice” into a “dynamic field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作者简介: 赵春红, 女,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身份建构与认同;

唐星,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通讯作者: 唐星

Keywords: Red study tours; Rituality; Symbolism; Identity construction

一、引言

近年来,在政策、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大力支持下,研学逐渐成为我国实践教育的一种新兴模式。伴随高校思政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红色研学作为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文化根基与教育功能的实践形式,日益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认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青年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中坚力量,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力军和突击队,是红色文化最广泛的传承者和实践者^[2],因此,如何充分发挥红色研学的教育功能,引导青年大学生在实践中传承红色文化,促进其高质量发展,成为当下学界关注的重点。然而,当前相关研究中存在着研究趋同、思辨性审视匮乏、专题性实务研究不足的问题^[3]。基于此,本文尝试从教育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红色研学如何作为国家叙事的实践平台,通过组织性符号与象征性仪式塑造大学生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旨在揭示其背后的逻辑机制与身份建构功能。

二、红色研学及其特征

红色研学将红色文化教育与研学活动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以红色资源为载体的研究型、探究性、实践性的教育教学活动,是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衔接的创新形式^[4]。作为一种深具政治社会化功能的教育实践,红色研学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与情感的表达,更是国家记忆构建机制中的一种“制度化实践”,具有典型的仪式性与象征性特征。

仪式是一种象征性、程式化的行为,通过形式化的动作、语言或物品,在特定时空框架内建构或确认集体或个体的身份、秩序与意义^[5]。红色研学实践是一种典型的“教育性仪式”:其结构具有高度程式化、时空限定性与象征动员性特征。具体而言,其一,红色研学通常遵循相对固定的流程脚本:集合整队、敬献花篮、鞠躬默哀、集体宣誓、主题朗诵、聆听讲解、分组研讨。动作的顺序、语言的内容与行动的节奏均高度程式化,个体行为被纳入统一的集体程式之中。程式化并非机械僵化,而是通过可预期的行为序列,使参与者在熟悉感中进入一种专注状态,为情感共振与意义接收创造条件。其二,红色研学往往在特定的纪念性空间(革命会址、烈士陵园、纪念馆)与特定时间节点(纪念日、主题党团日)中展开,使活动与日常生活相区隔。参与者进入现场的一刻,日常身份被暂时悬置,历史情境被即时激活。其三,红色研学中的象征元素,如红色旗帜、誓词、历史人物叙事、烈士遗物等并非静态陈列,而是在仪式流程中被集体激活的动态力量。集体宣誓时,誓词通过齐声朗诵获得节奏感与感染力;纪念活动中,红旗通过手持、挥舞等身体动作被赋予情感温度;历史人物叙事通过讲解员的声音、参与者的凝视与默哀被重新“上演”。象征动员的核心在于:符号通过仪式化的集体操演,从“被观看的客体”转化为“参与的主体”,从而激发参与者的情感投入与身份想象。在这一仪式共同体中,大学生不再是红色叙事被动的接受者,而成为仪式的共同操演者与红色故事的当代讲述者。

红色研学的象征性体现在通过特定的空间、语言、物件与行为,构建出超越具体教学内容的意义体系,使参与者在“象征的秩序”中产生对国家、民族和集体的认同^[6]。就空间的象征性而言,红色研学常选取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物理空间,如会址、烈士陵园、纪念馆等,这些空间不仅是“实地教育”场所,更是一种“象征景观”,承载着高度的历史象征意义。学生的身体步入、凝视、默哀、合影等行为,使他们不仅“看见”历史,更“进入”历史,实现一种沉浸式的历史穿越,让学生建立与国家记忆的情感链接,从而强化了“共同的历史归属感”。红色研学中常见的关键词与口号,如“初心使命”、“红色基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是身份构建的象征性表达。这些语言通过集体朗诵、报告交流、讨论发言等形式不断重复,使原本抽象的理念“情感化”、“仪式化”。此外,红色研学中的实物展示(如烈士遗物、战地书信、弹孔墙、红旗、党徽、展板等)构成了极具象征力的物件系统。这些物件本身虽为静态之物,但在特定叙事语境与情境中,成为激发情感、启发共鸣的重要触发点。这种象征性的核心在于通过对红色文化符号的选择、组合与演绎,达成国家叙事的情感传播,促进大学生的身份认同。

三、大学生在红色研学活动中的身份认同建构

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是个体通过社会结构理解和界定自我归属的过程^[6]。红色研学中的身份认同呈现为多层次的建构结构：宏观层面，是对国家公民、民族一员的认同；中观层面，是对高校成员、时代新人的认同；微观层面，是对有理想、有担当的“我”的认同。这种多层次的身份建构，使学生在多重社会关系中找到自我定位，完成对“我是谁”的社会回答。这一建构过程何以发生、指向何方、经由怎样的路径得以实现？这需要从仪式、记忆与教育的关系逐层展开。

首先，仪式与记忆的联结为身份认同建构提供了情感与意义基础。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当参与者身体在场、形成共同关注的焦点并共享情感状态时，仪式互动便会生成情感能量与群体符号，进而建立群体团结^[7]。在红色研学中，大学生在红色叙事的参与和讲述中所生成的情感能量与符号，经由仪式的反复操演沉淀为特定的红色记忆。而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哈尔布瓦赫的观点，个体记忆并非孤立生成，而是在社会群体的共享框架中被组织与重构^[8]。集体记忆具有凝聚和认同的作用：共同的记忆使群体成员获得归属感；它为群体提供较为稳定、一致的观念体系，当内化到个体认知中，便能有效地影响成员的价值观念和行；它还是群体文化传统的保存与丰富，能够打通过去与现在，以当下的视角不断重释过去的意义^[9]。由此，红色研学生成的集体记忆不仅保存历史，更通过对历史的共享性阐释为个体的当下定位提供意义框架——这正是身份认同建构的逻辑起点。

其次，身份认同建构具有明确的教育目标指向。我国教育家叶澜认为，教育必须通过对人生活其中的外部世界之知识、经验和文化传统的教学，达成培养人之“生命自觉”的目标^[10]。所谓生命自觉，是指个体对自己生命存在状态的觉知、成长目标的清晰、理想人格的确立与矢志不移的追求。教育社会学学者吴康宁则进一步指出，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是以育人方式而存在、在教育中呈现并通过教育得以实现的政治；理想的教育绝非远离政治，而应以积极的、智慧的方式把学生培养成正直的“政治人”^[11]。以此为观照，红色研学对大学生身份认同的培育，正体现为三个层面的自觉：微观层面的生命自觉——觉知自我存在状态，确立理想人格；中观层面的身份自觉——明确作为高校成员与时代新人的角色担当；宏观层面的民族自觉——确认作为国家公民与民族一员的责任使命。三重自觉相互贯通，共同构成红色研学身份认同建构的价值旨归。

最后，身份认同经由“情境嵌入—情感共振—榜样模仿—反思内化”的连续过程得以实现。其一，情境嵌入。大学生在红色场域中接受“革命传统—国家发展—青年使命”的连续性叙述，通过身体在场的观看、参与、讲述，感知自我与民族、国家的情感联结，在集体历史中找到自身的身份坐标。其二，情感共振。默哀、宣誓、合唱等集体仪式行为，使个体情绪在相互感染中汇聚为集体情感，原本抽象的历史叙事由此转化为切身的情感体验，为身份认同注入情感动力。其三，榜样模仿。研学过程中的学生代表发言、朋辈成才报告、集体成果展示等环节，激活青年之间的模仿机制，推动“他者榜样”向“我之愿景”的转换，增强认同的现实可行性。其四，反思内化。活动结束后的反思发言、小组汇报与行动计划制定，不仅是对学习成果的巩固，更是将认同理念内化为自我实践目标的关键步骤，使身份认同最终转化为行为意向与生活取向。通过上述路径，红色研学使学生在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中完成对国家文化的情感归属与价值认同，构建起兼具国家公民、民族一员、时代新人与担当之“我”的多重社会意义的自我认同。

四、结语

本文从仪式性实践视角出发，对高校红色研学活动的仪式性特征、象征意义及其对大学生认同建构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红色研学是一种高度仪式化的教育实践，具有深刻象征意义。通过精心设计的流程与象征行为，红色研学强化了学生对国家叙事与主流价值的认同。同时，大学生通过参与红色研学活动产生集体记忆，在制度设计与组织实践中，集体记忆被有效转化为个体经验与情感认同，使学生在对国家历史与民族精神的追溯中，定位自我、理解责任、形成使命感。它通过特定的物理空间、象征符号和群体行动，在学生心中构建出一种充满感召力的文化想象空间，培育大学生的生命自觉、民族自觉和身份自觉。

尽管上述分析揭示了红色研学的教育价值，但是其的可持续发展并非没有隐忧。当红色研学的符号与脚本

趋于同质化，仪式的新鲜感与情感强度如何持续？当青年主体携带多元文化资本进入仪式场域，是否会产生新的协商、抵抗乃至再创造？若符号趋于同质化，仪式的感召力将随之衰减；若青年的多元文化资本引发对既定叙事的质疑而缺乏有效的对话机制，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便可能受阻。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红色研学能否在未来发挥其身份认同建构的功能。就此而言，红色研学的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政策与资源的持续投入，更需要教育者以反身性立场审视仪式设计，为青年留下“再叙事”的空间——让国家记忆与个人生命经验在对话中不断生成新的连接点，使身份认同始终处于开放而动态的建构之中。

参考文献：

- [1] 宋之帅,刘安冬.新时代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3(23): 45-47.
- [2] 闫金红,柴玲玲.新时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现实境遇与提升策略[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2, 38(04): 152-156.
- [3] 赵桂玲.中国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研究综述[J].博物院, 2023(03): 70-76.
- [4] 周士权,高翔莲.新时代大学生红色研学现状分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04): 72-74.
- [5] Durkheim E.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M]. Social theory re-wired. Routledge, 2016: 52-67.
- [6] Gellner E. *Culture, identity, and politic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7] Collins, R.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 [8] 陶东风.记忆是一种文化建构——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J].中国图书评论, 2010, (09): 69-74.
- [9] 章乐.集体记忆与道德教育[J].教育学报, 2022, 18(02): 89-99.
- [10] 叶澜,罗雯瑶,庞庆举.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叶澜教授专访[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9, 7(03): 83-91.
- [11] 吴康宁.教育究竟是什么——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再审视[J].教育研究, 2016, 37(08): 4-12.